

開放文學 - 歷代筆記 - 夷堅甲志 卷第七

蔣員外 明州定海縣人大蔣員外者，輕財重義，聞子姪不肖鬻田產者，必隨其價買之。既久，度其無以自給，復舉以還，不取錢。已而又賣，既買又還，至有數四者。嘗泛海欲趨郡，往柁樓便旋，為回風所擊，遂溺水，舟人挽其衣救之，不可制。舟行如飛，方號呼次，遙見一人冉冉立水上，隨風赴舟所，視之乃蔣也，急取之，問所以，曰：「方溺時覺有一物如蓬，藉吾足，適順風吹蓬相送，故得至。」人以為積善報雲。李鬱光祖說。

李少愚

李少愚回參政，建康人，所居在秦淮畔，年二歲，因家人拜掃登舟，乳母懷抱間，失手墜水中，水急不可尋，舉舟號慟，至明日，有漁舟聞哭聲，問知其故，即舟中取一兒還之，乃少愚也。曰：「夜來遙望灘上數人附火，就視之，但見一嬰兒臥地上，四面火環繞，意謂罔兩竊取，故抱得之。」林亮功說。

法道變餓鬼

紹興六年三月廿一日，平江虎丘山有常州僧法道，因病入延壽堂，忽變形作餓鬼，頭目極大，頸窄咽青，口吐猛火，人以食與之，則呼曰：「鐵丸也，不可食。」如是七日，長洲令為請道法師救之，謂曰：「汝生前想有隱惡，急自言，佛法容人悔謝。我為汝誦咒解釋。」病僧久之方自言曰：「向時在廬山慧日寺作典座，盜常住菜，日換酒一升，後作江州能仁副院，將寬剩米沽酒，有是二罪。」法師曰：「汝既知過，吾救汝，即抉其口灌咒水，僧婚然遂睡。天明方醒，已索湯粥，漸進食，數日愈。宣僧日智說，時在虎丘寺見之。」

張佛兒

紹興二年十月，宣僧日智至台州黃岩縣西鄉，寓宿山寺，次日，寺僧留齋，有村民張陳二老，來請主僧施戒。張曰：「某女孫佛兒，年十五，昨夕暴死，至五更將斂，其祖母不忍，抱之以泣，女歎然開目，呼曰：『我通身是水，手足皆痛。』問其故，曰：『夜有二使來追縛我，押過叉嶺，與西鄉相去十餘里，辭不能行，遭鐵椎擊背兩下極痛，嶺下有池，池中有橋，遂令我橋上立，別見人以黑被裹兩人入門內，此二使亦欲以花被裹我。』曰：『汝欠他家錢千五百，今當償之。』我力懇曰：『容我歸從祖母請錢，不許。』旁綠衣人言曰：『此人曾聽說般若，可恕也。』二使不得已，擲我水中而去，池水甚淺，我逾岸得出，遂急歸，某驚異其事，即往叉嶺驗之，果見陳氏者，門有池，訪其主翁，問曰：『翁家昨日生何物？』曰：『犬生三子，二黑一斑。』斑者為犬母銜置池中已死，獨二黑者在。某具以孫女言告，仍以千五百金償之。陳老曰：『元無錢在公女處，不肯受。』某自度不償此債，小孫他日亦不免，遂率陳老來此，主僧乃為施戒，而以其金貝親，日智問其聽般若之因，乃曾同母往縣中洪福寺，聽景詳師開堂說法。」

張屠父

平江城中草橋屠者張小二，紹興八年，往十五里外黃埭柳家買狗，狗見張屠，有喜色，直前拖之，張提其耳，以度輕重，用錢三千得之。狗不待束縛，徑隨張歸，至齊門外，懼其逸，方以索繫之，狗忽人言曰：「我乃爾父，又不欠爾債，不可殺我。」張醉且困，不省其言，遂以歸，令妻具飯，狗又告其妻曰：「新婦來，我乃阿翁也。」七八年不見爾夫妻面，今幸得歸，只欠柳家錢三千，已償了，切不可殺我。爾夫壽甚短，只一二年，宜急改業，後世不可為人矣。我覺饑甚，可持飯來，妻急以其夫飯分半與之，夫不知也，夫食畢復索，則已無，甚怒，妻曰：「分一半與阿翁食矣，具以狗言白夫，始大懼，留飼養，不敢殺。三日後出至蔣氏家齧人，為所殺。張屠遂改業為賣油家作僕雲。」

陳承信母

常州無錫縣村民陳承信，本以販豕為業，後極富，其母平生尤好豢豕，紹興四年死，死之七日，其家正作佛事，聞棺中有聲，意為再生，甚喜，遽取斧開棺，則已化一老牝豬矣，急復掩之，明日，請常州太平寺擺構主施戒，遂葬。時天色晴爽，喪車才出門，滂沱大雨，送者不可行，皆回及墓，坎穴中水已滿，乃以石壓葬之。（此下原闕二十五行）

龍翔行者缺

內文缺

蔡真人詞缺

內文缺

劉粲民官缺

內文缺

羅輦陰譴

羅輦者，南劍沙縣人，大觀中在太學，學有祠甚靈顯，輦每以前程事，朝夕默禱，一夕神見夢曰：「子已得罪陰閒，亟宜還鄉，前程不須問也。」輦平生操守鮮有過，願告以獲罪之由，神曰：「子無他過，惟父母久不葬之故耳。」輦曰：「家有弟兄，罪獨歸輦，何也？」神曰：「以子習禮義為儒者，故任其咎，諸子碌碌，不足責也。」輦既誤悔，乃急束裝遽歸，鄉人同舍者問之，以夢告，行未及家而卒，曹績說，輦乃曹祖姑婿也。

不葬父落第

陳果，字亨明，福州人，貢至京師，往二相公廟祈夢，夜夢神曰：「子父死不葬，科名未可期也。」果猶疑未信，明年果黜於禮闈，遂遣書告其家，亟往襄事，後再試登第，寧德人李舒長說。

禍福不可避

李似之侍郎雲，艱難以來，士大夫禍福，皆有定數，建炎丁未，傅國華尚書墨卿為舒州守，聞武昌寇作，自武昌才隔蘄黃即至舒，懼其侵軼，又嘗再使高麗，橐中裝甚厚，惜之，乃令其弟挈家避諸江寧，既至泊江下，舟人白外多草竊，不若入閘便，時宇文仲達鎮江寧，與傅公善，家人即遺白宇文，假鑰啟閘，舟得入，自意安全無虞，是夜卒周德為變，劫其舟，一家盡死，惟存一老婢，而舒城帖然，吳昉、顧彥成為兩浙漕，杭卒陳通，積怒於有官君子，將為亂，會顧君出巡吳興，通強抑眾不發，須其歸，凡一月而顧至，杭之官吏及漕台，人皆出迎，是夜變作，官吏盡死，而顧君乃與其家泊城外僧寺作佛事，未入聞亂，復走湖州，遂免，傅公有心於避禍，而全家不免，杭卒一月待顧君，而顧竟脫，皆非人所能為也。

島上婦人

泉州僧本偶說其表兄為海賈，欲往三佛齊，法當南行三日而東，否則值焦上，船必糜碎，此人行時偶風迅，船駛既二日半，意其當轉而東，即回柁，然已無及，遂落焦上，一舟盡溺，此人獨得一木，浮水三日，漂至一島畔，度其必死，舍木登岸，行數十步，得小逕，路甚光潔，若常有人行者，久之，有婦人至，舉體無片縷，言語啁口，繁，不可曉，見外人甚喜，攜手歸石室中，至夜與共寢，天明舉大石窒其外，婦人獨出，至日晡時歸，必齎異果至，其味珍甚，皆世所無者，留稍久，始聽自便，如是七八年，生三子，一日縱步至海際，適有舟抵岸，亦泉州人以風誤至者，乃舊相識，急登之，時婦人繼來，度不可及，呼其人罵之，極口悲啼，撲地氣幾絕，其人從蓬底舉手謝之，亦為掩涕，此舟已張帆，乃得歸。

查市道人

常德府查市富戶餘翁，家歲收穀十萬石，而處心仁廉，常減價出糴，每糴一石，又以半升增給之，它所操持大抵類此，慶元元

年六月，在書室誦經，雷電當晝暴作，有樵夫避雨立門外，忽一道人青巾布衣，引入餘宅，扣書室見翁，謂之曰：可令此村叟蹲伏經桌下，暫避雷聲，道人遂就坐，少頃雷火閃爍入室，旋繞數匝而息，及雨霽，一僕報言門楣上有新書朱字，出視之，雲樵夫董二，前世五逆，罪惡貫盈，上帝有敕罰之，被陳真人安於慈喜菩薩誦經桌下護之，諸神不敢近，凡三十九字，讀畢，失道士所在，未幾，餘翁坐亡。

仁和縣吏

幹道間，仁和縣一吏，早衰病瘠，齒落不已，從貨藥道人求藥，得一單方，只碾生硫黃為細末，實於豬臍中，水煮臍爛，同研細，用宿蒸餅為丸，隨意服之，兩月後飲啖倍常，步履輕捷，年過九十，略無老態，執役如初，因從邑宰出村，醉食牛血，遂洞下數十行，所泄如金水，自是尪悴，少日而死，李巨源得其事於臨安入內醫官管范，嘗與王樞使言之，王雲，但聞豬肪脂能制硫黃，茲用臍尤為有理，亦合服之久，當見功效也。

周世亨寫經

鄱陽主使周世亨謝役之後，奉事觀世音甚謹，慶元初，發願手寫經二百卷，施人持誦，因循過期，遂感疾，乃禱菩薩祈救護，既小安，即以錢三千米一石，付造紙江匠使抄經紙，江用所得別作紙，入城販鬻，周見而責之，江以貧告，復增畀其直，及售紙於此，每幅皆斷為六七，懼而亟還家，悉力緝制納於周，周倩一僧折成冊，齋戒繕寫，方及二十卷，正書握筆，群鴉數十鳴噪屋上，逐之不退，起禱像前，迨出視，蓋一鴉中箭流血，眾鴉為拔之不能得，故至悲咷，周連誦寶勝如來救苦觀世音二佛，以筆指之，箭脫然自拔，鴉飛入空中，周贊歎之際，箭從天井內擲落於佛龕，靈感如此。

金釵辟鬼

溫州瑞安縣簣簷村民張七妻久病，一夕正服藥，忽不見，急呼鄰里燭火巡山尋之，至一洞甚深，眾疑其在，噪而入，至極深處，見婦人面浮水上，取以歸，雲數人邀我去，初在洞口，見火炬來，急牽我入，我衣領間有鍍金釵，恐失之，常舉手捫索，鬼輒有畏色，以故面得不沉。

搜山大王

溫州瑞安道士王居常，字安道，後還俗居東山，因販海往山東，為偽齊所拘，脫身由陸路將歸，至開封，夜夢人告曰：汝來日當死，如遇乘白馬著戎袍挾弓矢者，乃殺汝之人，宜急呼搜山大王乞命，若笑則可生，怒則死，緣汝曩世曾殺他人，故今受報，居常次日行荒陂中，果見一人乘馬宛如昨夢所言，即拜呼搜山大王乞命，其人笑而去，遂得脫，後歸鄉，繪其像事之，右二事亦朱亨叟說。

熾盛光咒

瑞安士人曹穀，字覺老，少出家為行者，其家累世病傳屍，主門戶者一旦盡死，無人以奉祭祀，穀乃還儒冠，後數年亦病作，念無以為計，但晝夜誦熾盛光咒，一日讀最多至萬遍，覺三蟲自身出，二在項背，一在腹上，周匝急行，如走避之狀，穀恐畏不敢視，但益誦咒，忽頂上有光如電，蟲失所之，疾遂愈，郡人戴宏中履道說。

海大魚